

鍾楚紅：人·女人·演員

在映象上，鍾楚紅有一種青澀、結實的性感。但面對面時，她是個講究工作效率、任意、坦白、滿思上進、開放而又保守的女孩。

她一向不接受報刊訪問，却欣然接受《人間》之訪談，侃侃述說她的背景、她對女性和男性的看法、她的婚姻觀和她對金錢的看法。

她說：「我的男性朋友，好多同性戀者，因為……」

■：這個訪問，沒把你當明星看待。想把你當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表演藝術家……

□：這樣好。我不喜歡人家當我是明星。我是演員。我努力要當一個好演員。

■：依你看，明星和演員有什麼差別？

□：明星，只要臉長得好看，外型好，演好演壞，都賣座，都有人喜歡看。演員就難了，他應該是個表演藝術家，是劇本和角色的優秀的詮釋者。他必須對人和人生有比較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談談你的背景好吧？你的家庭……

□：我是廣東博羅人。一九四九年以前，爸爸和媽來香港的。博羅是個魚米之鄉，很富庶啦。我是家裡的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我爸爸做生意，一直做得不好，做女裝生意。他的性格很 soft(陰柔)，管理呀！帳本呀！亂七八糟(笑)。我十一歲就當他的會計，發現工人都欺騙我爸爸，帳目很亂。我發現了，就罵那些工人，和工人吵架(笑)。我爸爸知道了，這樣子打我(用右手在自己頭上拍了一下，撇著嘴唇，然後笑了)。我爸爸說，小孩子不可以和爸爸請的工人吵架，沒規矩。可是，我是爲了他好呀(委屈的樣子)。

我媽媽很勤勞，可是又唯我爸爸的命令是從。生意一直不好，有時甚至弄得很糟。有人來要債，我爸爸就躲在屋裡，不出來，叫我媽媽出去應付。我真不服。我爸爸太 soft，這樣不面對事實，怎麼行？

因此，我從小就比較獨立，我得管好妹妹和弟弟呀。

■：回憶一下你的求學時代。談一談你記憶比較鮮明的事……

□：我記得我小時候喜歡打架(笑)。從幼稚園起，就找人打架(笑)。長大一點，就不打了。我的算術、理化很不好，亂七八糟。漢語和英語嘛！都很好。我從小就打工賺錢，因爲我爸爸生意常常不好，沒有錢供我讀書。十幾歲的時候，香港建設地下鐵，工程是日本人包下來的，我去那兒打工賺錢。我的工作是在核發工人的日薪。計算都用電算機，不難。我利用電算機算學校的功課，算得又好又快(笑)。那時候我學了一點日語，至今還能說幾句。在地底下工作，工

人的肺受影響。最深的工程，却找韓國工人。我那時才知道，韓國人的肺(作深呼吸狀)，比中國人大。只有他們才經得起。可是，好苦喲！

國家／一九九七

■：你在香港長大。你對香港的生活，有什麼感受？

□：這次我來台灣比較久，知道這兒的男孩到十九歲就去當兵。這就很好(感喟很深的樣子)。

■：爲什麼？

□：台灣有個國家。有個國家讓人去奉獻，去服務，我好喜歡這種感覺。香港就沒有。這很不好。我們沒有國家。活在那兒的人，沒有國家，沒有國家觀念，人人都只顧拚命賺錢，好像賺錢是人生唯一的目標，除此以外，生活沒有別的意義，沒有關懷、奉獻的目標。這很不好。

整個香港，是一個非常露骨的物質社會。貧富差距嘛，很大。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比較庸俗。文化界、藝術界，也一樣是金錢至上。但是，在做事方面，很講效率很現代化，這是個優點。

■：你對一九九七怎麼看？

□：一九九七的年限，曾經對香港各界有影響，但是電影界却沒有一九九七。我就沒這個問題。因爲演電影的人，票房、接戲的機會、事業前途這些個眼前的事，夠他兢兢業業，根本無暇顧及其他。此外，我基本上不是想得很遠的人。如果現在我有家、有老公、孩子，我就比較關心九七(

笑)。不過，最近，我有一個感受。現在大陸上好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立刻可以享受到香港的進步與繁榮。這不公平。因為香港的繁榮是香港人辛勤工作，建立起來的。他們沒建立，却能享受成果。我就擔心，將來他們會有更多的人來佔去我們建立的東西。這不公平嘛。我這人，很講求每一樣東西都要 fair(公平)，要公道。

「自己是個美人」的意識

■：什麼時候，你開始意識到自己長得好看？這種「自己是個美人」的自覺，給你什麼影響？

□：從很小的時候(笑)。因為，有好多男生特別喜歡買東西給我吃，買東西給我用(笑)，却不會買給別的女同學吃和用。小時候，我喜歡打架。雖然是女生，我却自小喜歡打抱不平。此外，我喜歡玩打仗的遊戲。我打男生，却從來沒一個男生還過手、回過嘴。他們就讓我打、打、打，罵、罵、罵，還是對我很好(笑)。我看過這些被我打過、罵過的男生，打過、罵過別的女同學。

可是，我很不喜歡別人只看我漂亮。漂亮不是我努力得來的，漂亮是我爸爸媽媽把我生成的……。

■：媽媽長得漂亮吧？

□：很漂亮。爸爸也漂亮。我比較像爸爸，什麼都是圓圓的。眼睛大大圓圓，臉孔也是圓的(把腮幫子鼓起來)。媽媽呢，什麼都是尖尖的。鼻子是尖挺的……

漂亮沒什麼。長得漂亮的人太多了。任何一張漂亮的臉孔都可以被另一張漂亮的面孔取代。我從小就覺得我要用自

己努力得來的本事去工作和生活。我絕不利用自己的漂亮求自己的好處。我以為內在的豐美；從內裡發出的美，更為重要。我就見過有內涵美的人，雖然外貌不驚人，却感受她發自內面的魅力。我一個人旅行的時候，常常有人會幫忙我。例如，走出機場，就有男士為我找拖行李的小車。我總裝著沒看見，一定自己去找小車來拖行李。我不喜歡用自己的臉孔利用別人，佔小便宜，這不應該。外表能保持多久？一下子就過去了。在這兒(敲著自己的腦袋)充實起來的東西，才能長久，有意義呢。

喜歡小說家

■：妳怎麼充實自己呢？

□：看書是一種。我喜歡看小說……

■：最喜歡的小說家有那些？

□：張愛玲。她寫得好細緻。她寫的都是過去上海的一部份人的生活中單純的男女感情上的處境所發生的戲劇(drama)，那些生活都是過去的，很好玩。我喜歡古老的東西。其次是白先勇。他寫得也很細膩，很會寫啊。但他的scale(範圍)比張愛玲大。張愛玲只寫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笑)……白先勇就不止那樣。還有，是他的(睜眼，指著黃春明)。

■：為什麼喜歡黃春明的小說？

□：他寫的，是一般人沒有寫的。如此，他寫下層的，小的人物，說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生命裡獨特的力量和命

運，為他們的不幸講話(黃春明說：謝謝)。陳映真的小說，我只讀過一篇，所以我不敢講(吐舌頭，笑)。

我喜歡女性

■：做為一個女性，你覺得，一般而言，女性有那些優點？

□：我一向比較喜歡女性，因為我無須對她們提防什麼。我的男性朋友，大半全是 gay(同性戀者)。女人比較真實。比方說，女人戀愛的時候，就很真實，因此愛起來就瘋狂地愛，勇敢地愛。男人呢？這時就比較虛偽。他們顧慮地位、名譽、財產，畏首畏尾，貪婪自私。女人很強韌。再怎麼大的苦難，很難打倒她們。女人的感性比較豐富，比較細緻、細心，不像男人那麼粗魯。此外，女人有母性的溫柔、同情、包容和忍耐力……

■：談談女性的弱點吧。女性，也有缺點、弱點吧？

□：體質差一點，有些工作真不能勝任。最近許鞍華(香港著名的女導演)要到大陸拍戲。外景又是草原、又是高山絕壁，會把她累死的。體力上先天就不如男人。我勸過她不要接這個戲。可是許鞍華說，這艱苦的工作是對女性導演的挑戰。她接受挑戰。你看，女人還是勇敢堅強的(笑)。其他……其他的缺點，(沈思)我想不起來。我喜歡我們女性，所以她們對我來說，簡直沒缺點(大笑)。不過，一般說來，女性心胸比較小，這是個缺點。

■：有人說，女人比較用感情去看世界，不用理性去

看；有人說，女人善變，變起來殘忍、刻毒……

□：男人女人全有優缺點。男人有時也感情用事，鬧起情緒，簡直不得了(笑)。男人做不少蠢事，例如戰爭，例如武器。男人凶殘的事太多了。至於說變，男人見利忘義，趨炎附勢，自古就多得很……。女人長久以來受壓迫，有一些缺點，例如比較依賴男人，比較心胸狹小，眼光短淺，應該不是天生如此。不公平的社會造成的嘛。

■：(笑)你很不同。不錯。你喜歡什麼樣的男性呢？

□：嗯。(笑)比較有創造性的。我討厭成天忙着賺錢，刻板無趣的男人。他們只會想到 sex(性)。除此以外，只會帶你去最貴、最豪華的地方吃飯、玩。那有什麼意思？我最討厭了。我喜歡豐富的人，人生那麼豐富。我喜歡在文化、思想、見解上豐富的人。喜歡有創意的人。跟他們一起，我好開心。他會教我好多東西，讓我對好多豐富的事物張開眼睛。我的男性朋友，好多 gay(同性戀者)。他們很細緻，有創造能力，不傷害人，而且從人的一面來說，他們一般比較真實。而且，很安全(笑)。一般的男人，只會打你的壞主意(笑)。我從他們看我的眼神，就看透他心裡打的什麼主意(笑)。通常，碰到這種人，我就這樣(拉下臉孔)，靜靜坐着，不理他。他們沒辦法了(笑)。

賈寶玉、達斯汀·霍夫曼

■：你覺得，愛情應該是什麼？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你以為，真正的愛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沈思)愛情，應該是彼此能 share(分享)彼此的感

覺、知識和關懷的……兩個人應該是平等的。我不喜歡專制、蠻不講理的人。愛就要長期互相關注。比如你喜歡這個東西(指着桌上的咖啡杯子)，你不能只擁有了它，就擺起來，不管了。你要常常注意它，摸摸它，順順它(用手上下順着，像是在順着一隻愛貓的毛)。

你讀紅樓夢吧？賈寶玉，我就好喜歡。他好懂得女人。他對女人，絕對不只要性、性、性(笑)！他好珍惜女人，關心女人的苦樂輕重，打從心裡疼愛人家。不過，我也知道，賈寶玉有個大觀園包圍着他：供着他。他不必去掙錢，去奮鬥。什麼都爲他弄得好好的，他什麼也不用操心。因此他可以專心去操心、去關注，去疼惜他身邊的女人，陪着那些女孩子又哭又笑，又悲又樂，又愁又喜……(笑)。但是賈寶玉是個「中性」的人，不是個男人吧。在現實世界，賈寶玉是不可能，也不是個理想的男性。這樣的男人，現在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了。

另外，我好喜歡達斯汀·霍夫曼。他不是英俊高大，叫人一見就失魂落魄的那種男人。我在雜誌上讀過他的故事，他很富有 sense of humor(幽默感)，好有意思。他好聰明，跟他在一起，一定很有意思哦。若說我喜歡的男性，我喜歡剛強、有才幹，有生活情趣的男人。

■：你對於制度化的婚姻，有什麼想法？

□：我以爲兩個人相愛，不一定要結婚。不結婚，一樣可以養孩子。我好喜歡有小孩。跟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有孩子，是最 marvelous(最棒)了。兩個人相愛就在一塊。不愛了，就該分開。當然，婚姻對孩子很重要，因爲孩子在社

會上需要有一個 last name(姓)。可是對我來說，我可以接受帶著孩子却没有老公。沒有老公，照樣是好媽媽。孩子既然生下來，就要對孩子好，不要叫他吃苦，要負起責任。大人的事是大人做的事。孩子是無辜的，不能叫他因為大人間的事受委屈。

有錢使我獨立

■：你年輕，却已是名利雙收的女性。做為一個有錢的女人，錢對你發生什麼影響？

□：我不善理財，常常亂花錢。好在我有一個好的經紀人。他能幹，很寵着我，却處處為我精打細算。有錢使我浪費，花很多錢。浪費總是不好。

我花錢最多的時候，是旅行的時候。可是，我認為旅行是一種 saving(儲蓄)。錢花掉了再賺就有了。但是旅行給我很多見聞和體驗，都儲蓄在這兒(敲着自己的小腦袋)。有錢也使我變得更獨立。我不必為錢愁煩。一個演員，如果常常為錢發愁，就會使他焦慮、不安，就會影響表演的品質。他得多接工作，不去計較腳本，無心研究角色的感情、思想。不擔心錢以後，一個演員比較能守自己的原則。壞的腳本，不喜歡的角色，可以拒絕，不擔心因為拒絕影響收入。有了錢可以不必使自己單純為了錢去做人，可以比較「清高」地對待人和事物。不過，我有個弱點啦，心腸太軟。經不起朋友求，就接戲，演了……

■：你是怎麼進入演員生涯的，談一談好吧？

□：十八九歲的時候，就有人來要我拍廣告片。我和媽

媽都不肯。後來，我媽媽要我參加選香港小姐。我不喜歡，但也參加了。主要是媽媽的意思。後來，我也想看看世面也好。我到模特兒訓練班待了一下，練習怎麼走路，怎麼站，怎麼轉身，還有，怎麼笑(咧著嘴，無聲地笑了一下)。我受不了。我恨穿旗袍，也討厭穿高跟鞋，這樣的人，參加香港小姐選拔，不是自找罪受嗎？

■：結果呢？

□：落選了(笑)。可是從此我開始接廣告片，也終於接電影。就這樣闖進電影界。此外，我這個人急性子，喜歡有效率，電影是一種很快就能看到成績和結果的工作。因此，我喜歡演電影。

■：前後已經多久了？受過專業訓練嗎？

□：前後四年。沒受過什麼專業訓練。我自己看書學習。我對 method acting(方法表演法)有興趣。method acting 從方法上教人表演。要從內心演起。有了方法以後呢，你表演哭，哭一百遍也不累。否則，哭一回、兩回，因為方法不對，會把你累死，又演不好。我計劃，再過兩三年，我要到美國去學習。我越來越覺得，表演藝術好困難，很深刻，非努力學習不行。

另外，我很注意香港的film festival(電影節)，可以看到西歐的好片子；自己認真觀摩(黃春明插了話，說他同她談過，發現她對歐洲著名導演、影片和演員，比他還熟悉。她咧嘴笑着)。這個學習辦法，很不錯。

■：你熟悉大陸的電影嗎？談一談你的觀感。

□：不能說很熟悉。不過，他們的電影，和我們有個根本的不同。他們的電影，比較沒有市場考慮，劇本、片子的長短，可以有不同考慮。我們受到市場條件的限制比較大。如果說他們的影片受到政策和思想的制約，那我們的比較受市場需求的控制。

四人幫以後，他們比較開放，出現幾個新導演，比較敢描寫人的個人內心感情。這以前，政治味道太強，我不喜歡。

現在他們沖片、印片很棒。因為他們從外國買了整套lab(沖印片廠)。不過，他們拍片很緊張，因為底片用得很節省。我聽說，一個演員要rehearse(排演)四、五十次，苦死了。因為他們必須一拍就可以用。此外，他們在拍片管理上，效率很差。這一點，美國就很好。我喜歡每樣事要tidy(乾淨俐落)一點，有效率一點。

■：比較一下台灣和香港的電影界吧！

□：台灣的導演，比較上，多一點誠心拍好電影的人，例如李祐寧。但電影的節奏比較慢。台灣的電影在心智上比較閉塞，電影感(film sense)好像沒有香港開放、先進。技術上、管理上、效率上，一般地比香港差一點。電影觀眾比較有人情味。他們不怎麼批評壞導演和壞演員……

香港的電影圈，節奏快，工作效率高。技術上、管理上完全是資本主義那一套效率性。他們的電影感先進一點。缺點是一切太商業，在片子裡不斷堆積高潮，取悅觀眾。可是觀眾却很苛，不高興就罵導演、罵戲不好。他們就在電影院

裡一邊看一邊罵(笑)。

■：對台灣有什麼感想？

□：台灣很有人情味、很溫暖。我買東西、吃東西、坐計程車，他們一認出我是鍾楚紅，大都說不要我付錢。我當然不答應，甚至多給錢。但我很開心。這種情況，香港絕對沒有。說文化界吧，香港擺明是個市儈、商業性的地方，擺明了不重視文化。台灣哩，當然比香港重視文化，而且在文化上有香港沒有的成就。但奇怪的是，台灣社會也不重視真正有創造力、有才氣的人，對這些人不支持，甚至於嘲笑、輕視(因為他們不會賺錢)。台灣文化界有兩種人，我滿同情的。第一種是只有小成就，就旁若無人，驕傲自滿。另一種人是真正有才華，有成就，却沒有人看重，沒有人支持。這種情形，在香港就不足為奇。但在有文化的台灣，就使我不能理解。

因為鍾楚紅還有別的約會，訪談結束了。她建議用她的照片做封面。「這樣，可以使你們多賣幾本。」(周厚義記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間》雜誌創刊號